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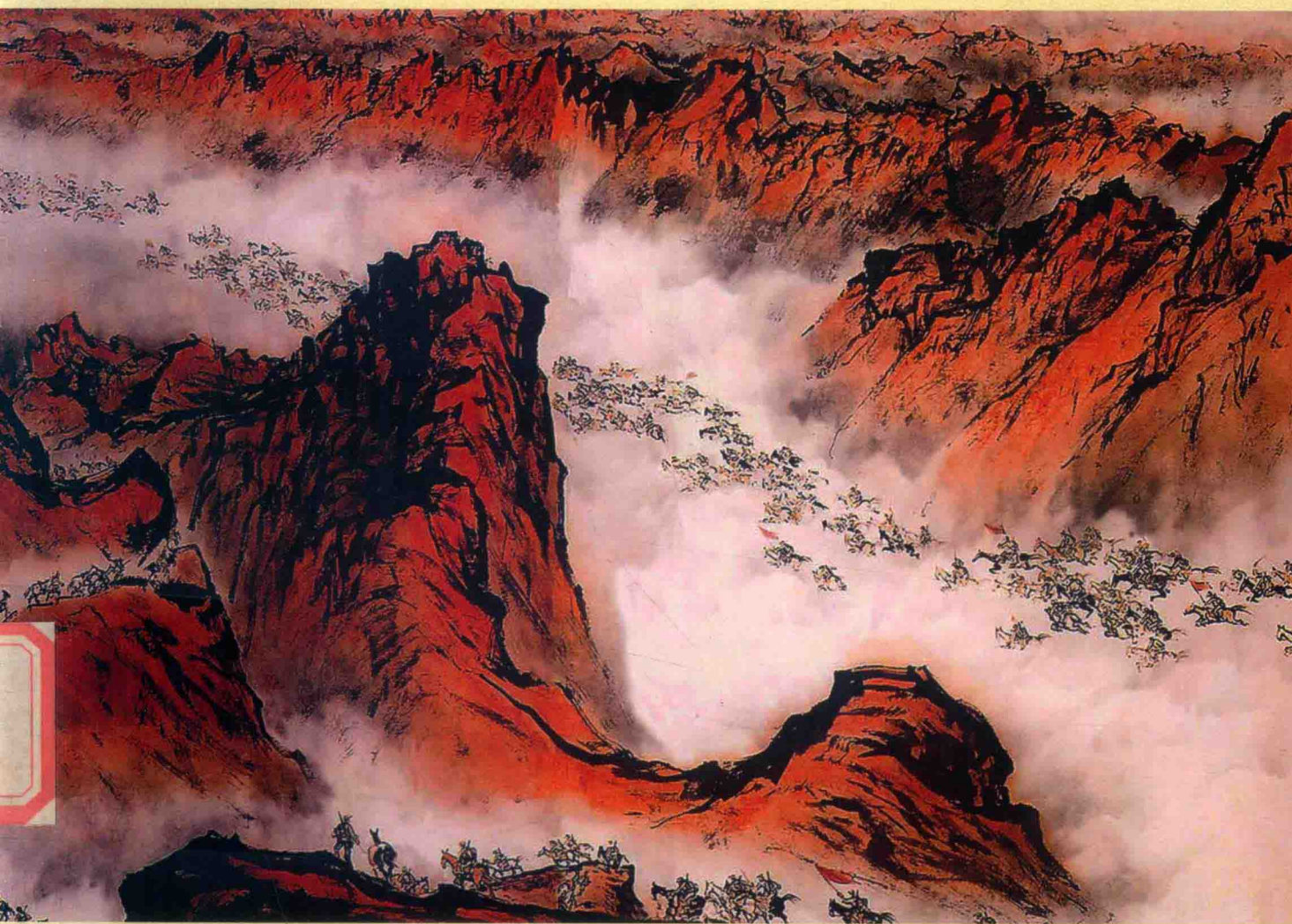
遵义文史

谨以此书献给遵义会议八十周年

GAISHIXIONGGUAN

盖世雄关

——娄山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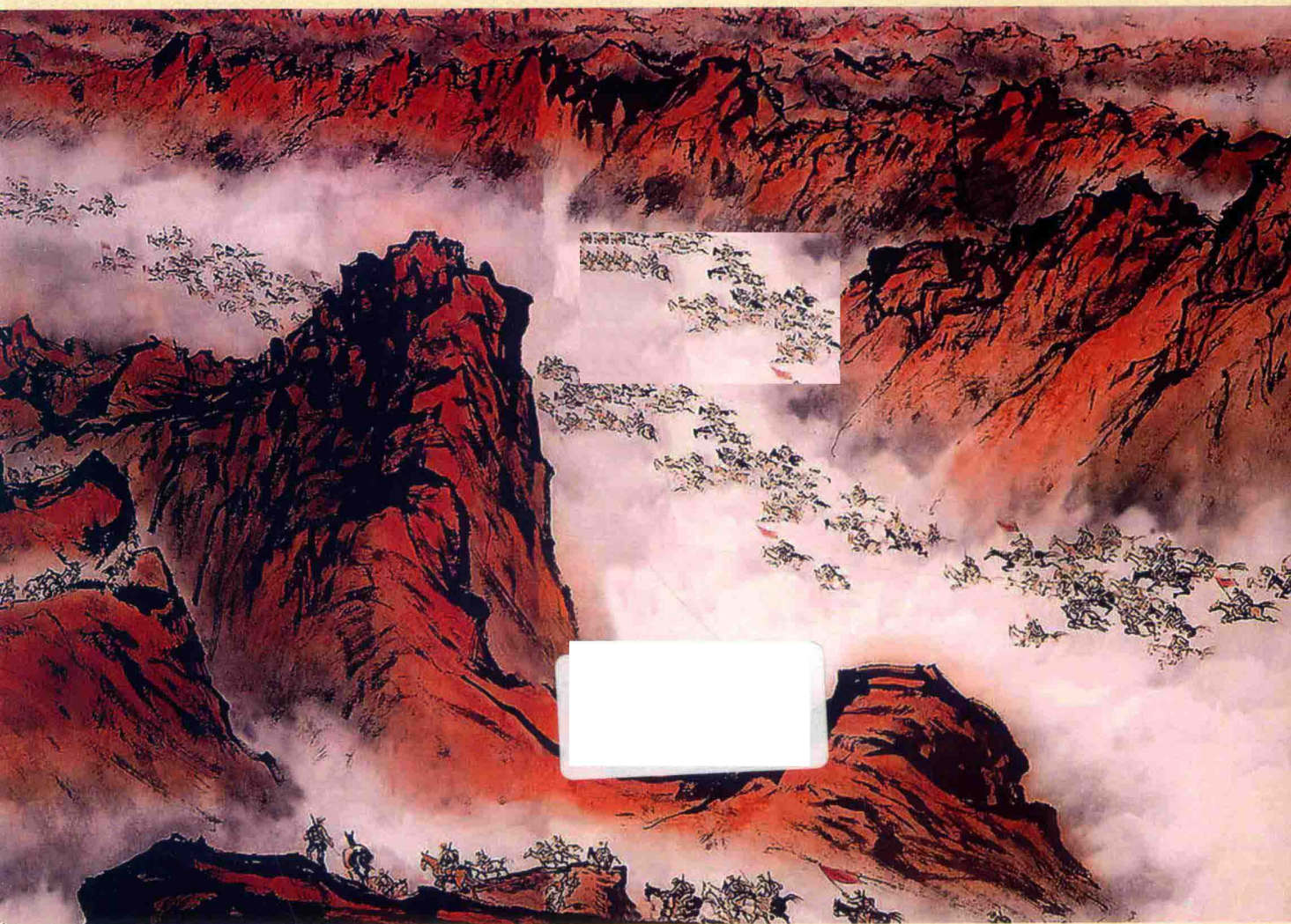
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

谨以此书献给遵义会议八十周年

GAISHIXIONGGUAN

盖世雄关

——娄山关图



遵义文史《盖世雄关——娄山关》(图片集)

编辑出版 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

地 址 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 276 号

邮 编 563000

电 话 0852-8639118

开 本 大16 开

印 数 1200 册

出版时间 2014年 12 月

印 刷 遵义市嘉联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黔新出 2014 年内资准字(遵义市 2014)第 24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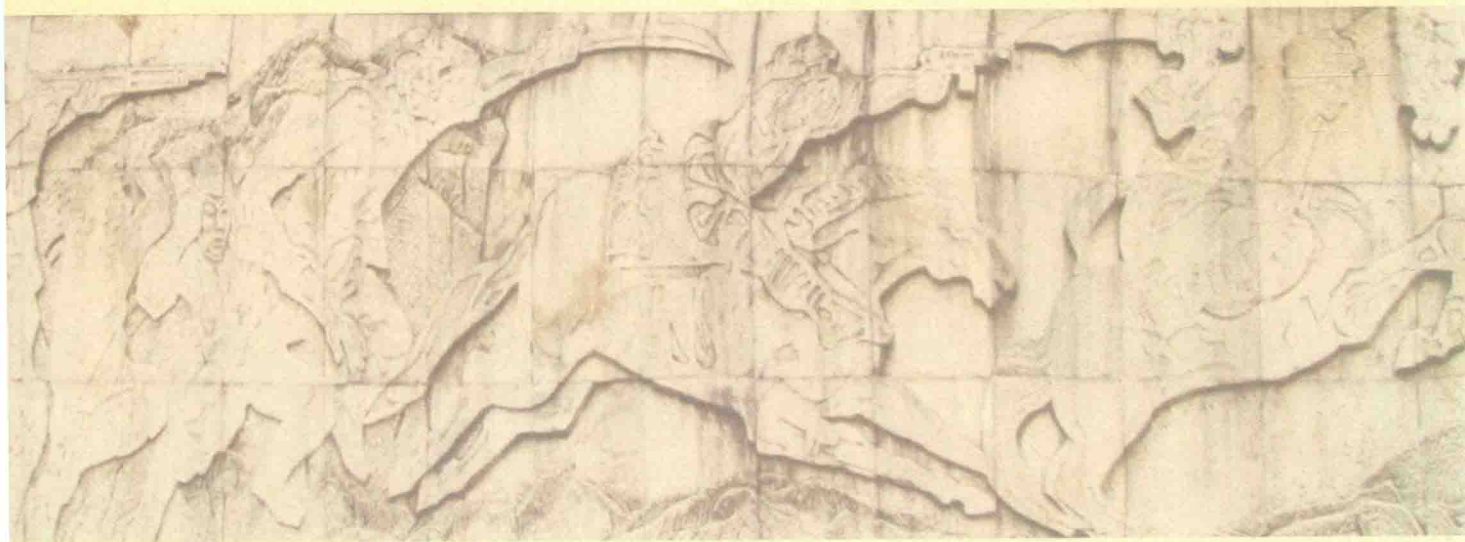
《遵义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主 任 陈凌华
副主任 谭剑锋
编 委 陈晓红 曹建林 赵命容 朱庆跃
苟大明 王进江 胡小远 何 琼
总 编 谭剑锋
副总编 谢爱临

《盖世雄关——娄山关》编辑人员

主 编 田兴咏
副主编 郑希有 关黔新
审 校 费侃如 黄明福
编 务 陈运洪

目录



序 篇	1—11
第 一 篇 红色岁月	12—45
第 二 篇 人文胜地	46—93
第 三 篇 多彩画苑	94—135
第 四 篇 历史雄关	136—160



序 篇

娄山关，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与国民党军激战，取得娄山关大捷而载入史册。
娄山关，因一代伟人、诗人毛泽东吟咏过著名词章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而享誉中外。
娄山关，因群峰巍峨，关口险峻，奔腾过历史洪流而成为一座盖世雄关。

大娄山，是中国云贵高原的一座山脉，位于黔北乌江与赤水河之间，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间重要地理分界线，自西南走向东北；北临四川盆地，南断乌江峡谷，东抵武陵山脉，西接滇东乌蒙山系。它群山巍峨，万峰矗立，峰回路转，峰峰插天，若斧似戟，直刺苍穹，莽莽苍苍，雄浑磅礴。

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，东西两侧群峰突起，最高峰笋子山海拔 1779 米，相对高度为 500 米左右，地势十分险要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娄山关北拒巴蜀，南扼黔桂，是黔北著名的古战场，号称黔北锁钥。其关口海拔 1277 米，地处遵义市汇川区、桐梓县交界处，距遵义城 50 千米，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，川黔国道蜿蜒穿过，川黔铁路和崇遵高速公路则从娄山腹内穿隧道而过。娄山关是文人墨客眼里的画卷、心中的诗篇，明清以来，他们为娄山关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文字。





大娄山一带地形图

娄山关以南大佛岩北望





娄山关北面盘山公路

娄山关公路蜿蜒，九曲盘旋，始达其巅。关口尖山海拔1337米，位于关口210国道西侧；关口西侧的“鸡爪笼”峰，海拔1747米；东侧的“大尖山”海拔1548米，形若巨锥，巍然屹立；“大尖山”以北有一小山依傍，称“小尖山”，海拔1374米。娄山关以北的“点灯山”（又名点金山），海拔1417米；登临最高峰笋子山远眺，群峰云雾缭绕，翻江倒海，一幅苍山如海的磅礴画图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娄山为“不狼山”，后称“娄山”。相传诗仙李白也在娄山留下足迹，他看见山上的石笋，不禁想到自身和人世的不平，感慨万千，吟咏了一首《题楼山石笋》：“石笋如卓笔，悬之山之巅。谁为不平者？与之书青天。”

《明史》记载：娄山关“万峰插天，中通一线”。因地势险要而为古战场，自唐宋迄民国年间，关上曾经有过多处厮杀。冷兵器时代，这里上演过一场场攻与守的激战，争夺双方在关上留下的一处处遗迹，供后人凭吊与追思。明万历年间（1600年）黔北土司杨应龙为了抵御蜀将刘綎入播平乱，在娄山关上“排栅挖坑”，构筑十三座木关，设险拒守。《方輿纪要》里记载：“刘綎从间道攀藤毁栅入陷”，从而释险毁关，为平播之役奠定了基础。此关一度更名为“玉龙关”、“太平关”。

清初，农民革命领袖李定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，由北而南，攻下此关，横扫西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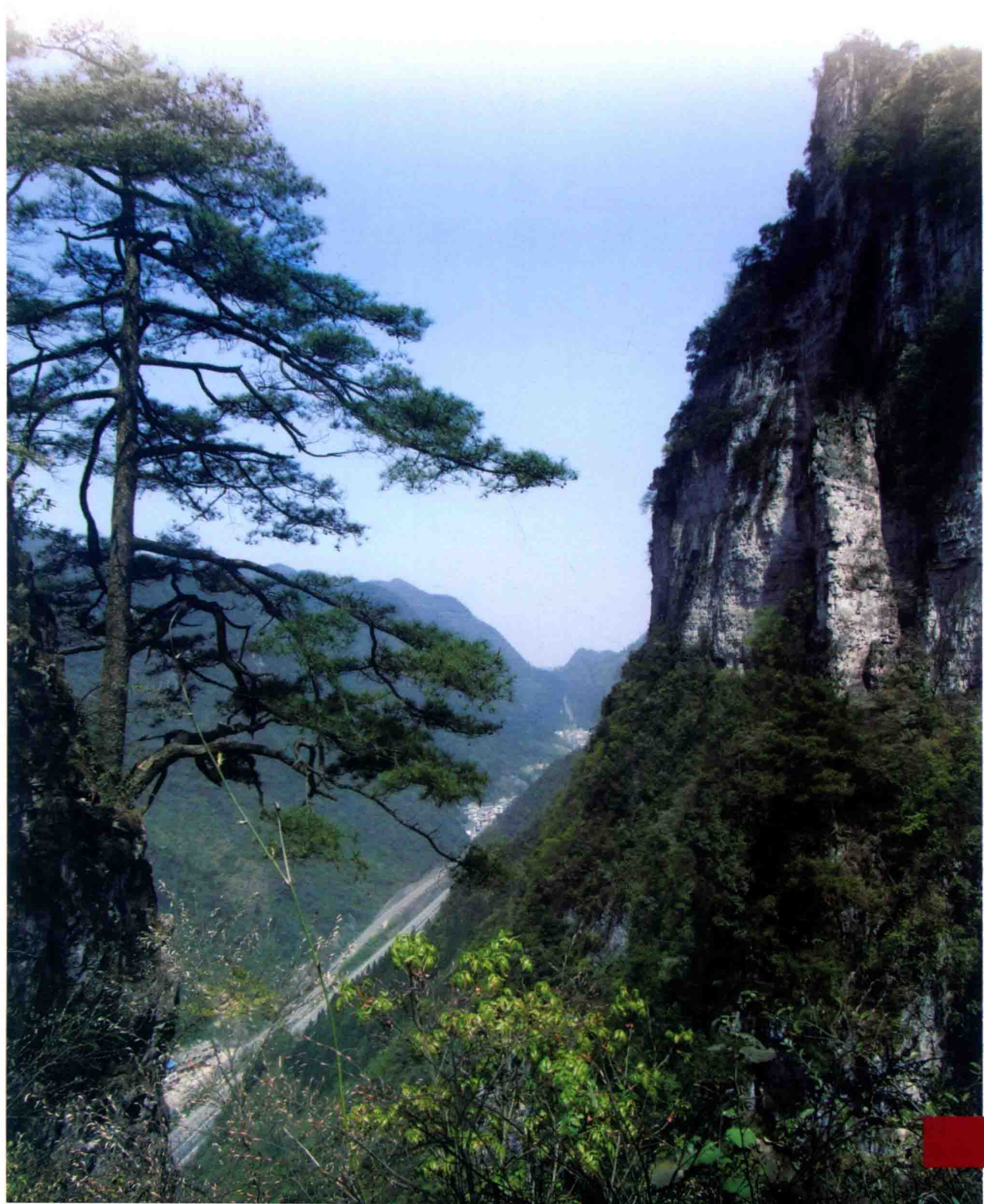
1854年，清咸丰甲寅年，农民革命领袖杨隆喜、舒光富率领的农民起义军，在桐梓县城高擎义旗，一举攻破此关，直捣黔北重镇遵义。清史上谓之曰“甲寅之乱”。

1864年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所属曾广依部，也曾夺下此关与西南地区的农民军一道奋战，纵横捭阖，所向披靡。

娄山关自古即为一处兵家必争之地，闻名遐迩的古战场。多次农民起义军为造封建王朝的反，曾在关上大战统治者军队，在这黔北的古战场上屡建殊勋。

明清以来，文人骚客对娄山关多有题咏，留下不少诗篇。清代西南巨儒郑珍（子尹）在《巢经巢诗钞》里写道：

山势西来万马奔，大娄一勒九旗屯。
天随路入藤萝峡，人共云争虎豹门。



旧日刘兵此飞过，六年黔国任翻倾。
黄心无复将军树，空逐流移浚石根。
与郑珍齐名的莫友芝在《邵亭遗诗》里也写道：
大楼高压万峰颠，鸟道才容一线穿。
岂料养痍成内溃，翻令天险等虚传。
翦除劲旅劳三省，通塞残筹费五年。
始信大刀功第一，当时犇腹竞争先。

晚清著名的外交家、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家黎庶昌在《入都纪程》里，对大娄山亦有描绘：

山极高大，群峰崩劣，连延不断，横亘数百里，……实不能指属何峰。自黑神庙上至关门，非甚陡峻，惟立关门下瞰，则深壑中，线路如蛇，阴森可畏。

黎庶昌所描绘的站在关口向北眺望的景色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何尝不是如此！

遵义历史文化名人赵乃康等编纂的《续遵义府志》，对大娄山的险峻，也曾经这样叙述：

山势绵亘，横蹲遵（义）、正（安）、桐（梓）、绥（阳）数百里之间……犹北之太行，南之庾岭也。

显然，赵乃康将娄山的雄伟与中国著名的太行山、大庾岭相提并论了。

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蹇先艾在他的小说《在贵州道上》以及其他散文随笔里，对娄山关的景色，也有许多精采的着笔：

川黔道上的形势的险恶，真够得上崎岖鸟道，悬崖绝壁……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……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，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，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。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，恰容得一乘轿子的通过……从这山到那山，看着宛然在目；但中间相距着是几百丈宽的深壑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。甚至于最长的路线，



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，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

民国时期，主政贵州的桐梓人周西成，于1929年开始修筑通过娄山关的川黔公路。筚路蓝缕，绵延横亘的千山万岭丛中，开凿出一条贯穿川黔两省的险道。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，运送抗日物资与抗日健儿的车辆，源源不断，越过雄关，奔驰在大后方这条大动脉上。娄山雄关，见证了华夏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丽历史。

纵观历史，俯仰古今，娄山关真正彪炳史册，闻名中外，成为中外人士向往的革命胜迹，还是1935年之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之后。

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之后，1935年2月，为了更好地调动国民党军，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，在二渡赤水河之后，胜利回师黔北，直下桐梓、遵义。在桐梓、娄山关、板桥一线，歼灭黔军三个团，揭开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遵义战役序幕，赢得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巨大胜利，显示出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。红军全军振奋，斗志昂扬，从此转败为胜，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举行了一次奠基礼。

对于娄山关的惊险，当年指挥娄山关战斗的红三军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在他的回忆文章《娄山关前后》里有这样的描述：

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，桐梓县是大门，娄山关是二门，主要的还是娄山关。倘若占领了娄山关，无险可守的遵义县，就是囊中物。所以娄山关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。

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。关上茅屋两间，石碑一通，上书“娄山关”三个大字。周围山峰，峰峰如剑、万丈矗立，插入云霄。中间是十步一弯、八步一拐的汽车路，这种地势真所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

彭雪枫当年所见到刻有“娄山关”三字的阴文石碑，至今依然立在关口，只是后来为了修建毛泽东手书的娄山关一词大理石石碑，挪动了一下位置。而关上的两间茅屋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历史的见证，仍立在那里。后来为了加宽公路才搬迁现在的地方。

娄山关以南峡谷



为了纪念红军的娄山关大捷，开国后在雄关上建造有一座巨大的纯金贴字的大理石碑，长25米，象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高13.5米，象征1935年红军在这儿的一场鏖战。石碑上最大的一字有3米多高，一般在2米左右。碑上镌刻着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著名词章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。笔走龙蛇、矫若游龙、惊似飞鸿的狂草，因雄关的映衬而气势非凡；而这一盖世雄关，又因镌刻毛泽东沉雄壮美的词章而显得更加巍峨雄壮，相得益彰。

毛泽东对他写作的这首著名词章有他自己的阐释：

1935年1月，党的遵义会议以后，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，胜利了，企图经过川南，渡江北上，进入川西，直取成都，击灭刘湘，在川西建立根据地。但是事与愿违，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。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，经过古蔺，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，叫做“鸡鸣三省”，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，无法前进。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，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，出敌不意，打回马枪，这是当年2月。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，清晨出发，还有月亮，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。一战攻克，消灭敌军一个师，这时已近黄昏了。乘胜直追，夜战遵义，又消灭敌军一个师。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，重占遵义。词是后来追写的，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，指挥作战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？南方有好多个省，冬天无雪，或多年无雪，而只下霜，长空有雁，晓日不甚寒，正像北方的深秋，云贵川诸省，就是这样。“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”两句……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，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，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。

娄山关关口尖山侧的山垭，竖有一座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，高11米，宽6米，碑体南面下部为黑色大理石贴面，15个行草大字阴刻鎏金，为娄山关战斗指挥员之一、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手书的“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”。纪念碑碑体为两根并立的银灰色巨柱，顶削为斜尖，形若两柄红军刺刀，又象征娄山关群峰插天，中通一线的雄险形胜。碑体二柱，蕴含红军二渡赤水，再克娄山，重占遵义的军事行动。碑座北面下



毛泽东在娄山关（沈尧伊绘）



部，嵌5.4米长的汉白玉浮雕，镂刻娄山关战斗中红军将士跃马横枪攻克天险的英雄群像。碑体二柱上方分别嵌黑色大理石，南面镂一面红军战旗，标志红军攻克娄山关；北面镌刻张爱萍长征时作于遵义县鸭溪的词章《西江月·遵义大捷》手书。

抢夺娄山天险，直下遵义月明。

鏖战竞日老鸦岭，援敌两师丧尽。

长征首获大胜，转战历数艰辛。

欢声动地如雷鸣，远望万山横亘。

当年参加娄山关战斗，曾担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主任的军中书法家、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书法家的舒同开国后应邀为娄山关题字。舒同手迹镌刻在雄关以北的岩壁上，参观的人们频频在此摄影留念。

八十年来，从娄山关走来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，走来开国元帅朱德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叶剑英、罗荣桓、林彪；走来若干开国将军、共和国一代精英，他们是：张闻天、陈云、邓小平、博古、王稼祥、杨尚昆、李富春、邓发、凯丰、邓萍、袁国平、伍修权、彭雪枫、李干辉、张爱萍、谢嵩、钟赤兵、张宗逊、黄克诚、钟伟剑、蓝国清、欧阳钦、伍晋南、张纯清、刘志坚、舒同、杨奇清、李天佑、杨勇、张震、邓飞、卢邵武、王平、谢振华、江华、韦杰、罗明、曾克林、李夫克、欧致富、张平凯、潘峰、覃应机、孔宪权、钟明、陈新民、左权、朱瑞、陈光、刘亚楼、赖传珠、杨得志、黎林、胡发坚、龙振文、耿飚、邓华、李聚奎、杨成武、黄永胜、林龙发、李英华、张振山、王集成、陈赓、宋任穷、萧劲光、莫文骅、成仿吾、董振堂、李卓然、张南生、谢良、罗炳辉、蔡树藩、胡耀邦、张南生、杨尚坤、赖大超、黄思沛、高书官、邱玉金等。

一座雄关，华夏有如许的杰出人物跨过，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，真可谓蔚为壮观。

开国后的岁月，由于娄山关自身的知名度，吸引全国乃至海外的宾朋来此登临，一瞻险关雄姿，以表达对胜迹的倾慕。

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外政要名流，登临雄关者络绎不绝。这座名副其实的盖世雄关，留下他们的脚印，映照过他们的身影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越南、缅甸、老挝以及拉丁美洲的一批批客人，频频登临雄关，饱览雄关壮丽景色。他们来此有一个愿望，想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国民党军队兜圈子，从而摆脱国民党军队，胜利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这一军事实践。

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夫妇在上世纪1970年代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家在上世纪1980年代之初，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、世界知名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与美国著名人士、中国通谢伟思在上世纪1980年代中期，他们不远万里，先后来遵义，零距离与雄关接触，为雄关的险峻赞叹不已。曾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，1970年代与1980年代两次登临关口，第二次登临时还与在遵的老红军在关上摄影留念。年方九十的艺术大师刘海粟

娄山夕阳



为了在法国举办个人画展，不顾年迈龄高，还亲赴娄山关作画，并写下一首讴歌娄山关的七律。

1990年代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登上关口，并书写毛泽东词章名句：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激励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，在长征路上再继续新的长征。

中国革命在艰难的时候从遵义走过，从娄山雄关越过，便赋予雄关以思想，以灵魂；使它充满革命理想，革命激情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参观“复兴之路”图片展览后发表的谈话《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》中说：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“雄关漫道真如铁”；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；中华民族的明天，可以说是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。伟大的中国人民，在历史前进的伟大道路上，没有迈不过去的雄关。如铁的雄关，正翻越着一代一代为实现中国梦的华夏儿女。

